

游山西·读历史

游学

从华夏到中华：文明的演进与山西（二）

杜学文

周之前,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着各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。由于所处地理条件不同、气候不同,物产各异,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。生活在中原地带的族群,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性,生产力发展较快,文明程度较高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夏族群。但是,在其周边地区,还生活着许多其他的族群,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蛮、夷、戎、狄等。同时,不同族群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在不同的地区生存,往往是错杂交叉,表现出地域上的复杂性。

以周人而言,其先祖后稷本来生活在华夏中原地区汾河流域,从事农业生产,且世为农官,极受重用。但是后来迁徙至更北的地区,所谓“自窜于戎狄之间”,与戎狄杂居,开始从事游牧。这一时期,周人不再被视为华夏族群,成为“异族”。但是,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迁至关中渭水流域,伐木劈土,继续从事农耕,重返华夏。同时,他们与周边的其他族群如北狄獯粥、犬戎昆夷等发生冲突,相互攻守,终于发展壮大,克商而兴,成为华夏正统。从周人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。一是这些族群可能不一定是固定的,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。如周本为华夏,但因地处北偏,被视为戎狄。虽为“戎狄”,却又回归华夏。是不是属于华夏,不是看某一族群的出身,而是看他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与相应的民族。二是华夏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往往是相邻错杂而居的。不同族群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地域界限。他们很可能就是邻居。在偏北的地区,可能生活着獯粥这样的“异族”,但也生活着周人这样的本来的“华夏”。在关中平原,可能生活着从事农耕的周人,但也与昆夷等相邻相间。三是那些“非华夏”的族群,是不是曾经属于华夏,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。比如匈奴,可能就是獯粥的后人。但是匈奴认为自己是夏后氏之苗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们似乎应该判定獯粥至少曾经是华夏之民。

西周立朝,这种民族形态的复杂性仍然存在,但是随着周之国势的变化,发生了改变。这就出现了大融合。首先是曾经属于华夏,后被视为蛮夷的族群被重新视为华夏。除前面所说的周外,如楚,其先祖为黄帝之孙、颡项帝高阳氏,为华夏之后裔。直至商朝末年,楚之鬻熊曾为周文王非常信任的重臣。其曾孙熊绎被封于楚荆。楚君熊渠曾扬言“我,蛮夷也,不与中国之号谥。”不仅自认为蛮夷,且就规章礼制等言,也不承认、不认同华夏。但是,随着楚国国力的增强,与中原各国的联系日益密切,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。楚在国家治理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礼制等诸多方面采用中原模式,终于称霸一方,成为左右周王室的重要力量。楚也不再自认或被认为是蛮夷,重新成为华夏族群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。有类似情况的如秦、吴、越等皆如此。

其次是曾经被视为非华夏的“异族”被华夏所同化,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。如周立,封周召公于戎狄居住的地区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,并建立了北燕国。这一带原本为商时各方国。这些方国并不是商人,而是从属于商,或者说接受商统治的戎狄之人,如肃慎。他们在召公的统领下,逐渐接受华夏文化,成为华夏之人。

再次是通过战争征服非华夏族群,使之归顺华夏。如周宣王曾对严允、西戎、徐戎等发动战争,使这些族群归顺周王朝,逐渐演化为华夏之人。其它诸侯国也征战周边实力较弱的国家,灭其国而收其民,使这些民众归顺华夏。总而言之,在周时,出现了一次极为普遍的民族融合潮流。尽管这一潮流并没有把所有的不同民族演变为同一民族,但却促进了各民族对华夏族群、华夏文化的认同,奠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价值上的求同品格。

在这一潮流中,山西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周成王封叔虞于唐,后改为晋。无论唐晋,均有屏障高原戎狄族群,护卫周室的战略作用。事实上晋地虽然地理条件优越,政治环境却比较复杂。一方面是商时晋地诸方国,虽然有许多与商的关系比较差,但无疑也有许多与商保持了比较紧密的关系。商亡,这些方国的态度如何,需要有周室信任的人来统领。另一方面是晋地地势复杂多样。在广大的山区如吕梁山脉、太行山脉等处仍然生活着许多戎狄族群。如在今晋东南一带就有赤狄,在晋西南有戎族,在晋北有犬戎,以及林胡、东胡、娄烦等。这些族群与晋地的华夏族群错杂交叉,互有间杂,往来亦很密切。《左传》就记有“晋居深山,戎狄之与邻”。如晋献公,一方面兼并戎狄之势力弱小者,一方面亦与戎狄交好。他四位姬妾均为戎狄之女。大戎狐姬生重耳,就是后来的晋文公;小戎子生夷吾,即后来的晋惠公;骊戎女生奚齐,其妹生卓子。她们的亲戚也多在晋室为官。如狐姬之兄狐毛,以及狐偃,也就是子犯均任晋国之上卿或将军。晋文公娶狄女为妻。晋之名臣赵衰与狄女所生之子即后来在晋国任执政的赵盾。

晋在推进民族融合中多有突出的贡献。封国之初,即执行“启以夏政,疆以戎索”的治国方略。其中许多戎狄族群在与晋的联系交往中被同化。晋惠公曾安置由秦迁入晋地的姜戎氏于晋南。姜戎氏参加了晋国的许多征战活动,其中的一部分逐渐认同了华夏文化,终于融入华夏。晋悼公时,大臣魏绛力主和戎,陈述和戎之利。晋悼公派魏绛去实施。魏绛所到之处,均与戎狄签订盟约,双方和睦相处。不仅增强了晋国的影响力,而且极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“和戎”带来了民族的团结、社会的进步、文化的认同。晋地用于农耕的土地得到了开辟,农业得到了发展。总之,周时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,形成了以华夏为主体,融合多民族族群于一体的民族形态,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、多元一宗的民族格局。

随笔

从古至今，只有光从容不迫

鲍尔吉·原野

光从长裙似的厚窗帘的脚下射进来时,只有三寸长,它落在剔花地毯上,好像捕捉羊毛里的尘埃。如果你“哗”地掀开窗帘,光像洪水一般扑进来,占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还是节省点光吧,我一点点拉开窗帘,光像客人从一条窄道走下来。它们只走直线,前方不管是床或者椅子,光都要走过去,把自己的衣服摊在上面。

每天从窗外进入我家里的光是原来的光吗——昨天、前天、许多天以来的光?这些光线——它虽然被称为线,我实在不知道它们是多少根线——真像是我家里的熟人,从窗玻璃上的每一部分穿越而来,从它和熙的温度上可以感到这些光线带着笑意。如此说,光带着笑容来到我家。是的,否则它来此做什么呢?

光坐在地板上笑,它们坐在橱柜、枕头、书本、床头的眼药水上笑,它们坐在垂直的镜子上笑,它们在镜子里看到了墙壁和吊灯上的光的兄弟。这些光线只是光的先头部队,是天色微曦之后进入屋子里面的亮,我称之为泛光,而整齐的光的队伍在后面。当阳光越过前楼的屋檐进入房间时,它们全穿着金色的制服。这些光不乱走,这些光永远保持队形,排成一字的方形向前面推进。无论遇到什么东西,早晨的光都刻板地为这些东西涂上一层金色。如果你在地板上放一个金黄色的小南瓜,阳光也照样为它涂上金色,虽然南瓜身上一点也不缺这种颜色。如果我家的黑猫飞龙少校端坐在光里,光比平时劳累。它把金色撒在飞龙的每一根毛上,而猫的毛又如此之多。飞龙如刺猬一样沐浴在晨光里,不时看一看自己爪子上的光,但没等它把光舔进肚子,光已经跑了。

爱因斯坦早就说过,光的速度是人可以理解的速度里面最快的,

但飞龙少校从未听说过爱因斯坦,连塔吉克斯坦也闻所未闻,它认为斯坦并不比一只麻雀更重要。

光行进的时候,边走边衍生新的光,即反光,否则光不够用了。反光也是光,你看到光在地板上缓缓推进时,它的反光已经把天花板照亮了,这又省了许多光。没错,墙壁也被照亮了。我家卧房的墙壁露出布达拉宫式的红色,客厅露出小葱的绿色,它们上面进驻了光。

然而我们并没有见到光本身,这样说好像不讲理。怎样说才讲理呢?在光照中,我看到了栗子色的地板、彩色墙壁和其它东西的轮廓与色彩,但它们是地板、墙壁与其它东西,并不是光。光是透明的?当然透明,光从来不是一堵墙。然而透明的水、玻璃与水晶都有实体(佛家称之为色),而光的实体在哪里?

你伸出手,当你看到你的手时,光就在你的手里,你却握不住它,更不能把光藏起来。造物主所造的核心物质都具有不可复制性与不可储存性,比如空气,比如光。电来自能源转换而非制造,同时不可储存。

在我们见到光照射万物时,仍然可以说我们不知什么是光,没见过光本身。你说光原本不存在也未尝不可,说它存在,你怎么指给人看呢?爱在哪里?智慧和仁慈在哪里?人没办法指出它们,尽管它们就在那里。我趴在地板上摆火柴棍测量阳光的行进速度,后因接电话把这项重要试验耽误了。当你趴着看地板上阳光的脚步时,光似乎不动了。从理论说,光每秒每刹那都在行走。从实践——以人的视网膜、人的无法安住的心念——说,它不曾移动,而人一转身,它又迈了一大截。

光均匀地走过房间和整个大地,走过上午和下午。光时时在生长,人从来抓不住它们不断生长的尾巴。从古至今,只有光从容不迫。



《池塘浓香送万家》 李夜冰 作

小说

第六章

捡粪拉草

1

“起床了,起床了,起床了。”铁木耳扑棱一下坐起来,揉揉眼睛,炕上的人们全没了。阳光从窗户射进来,照在他们几个小孩身上。他们的睡姿各式各样,海棠花头冲着西边,巴根的头冲着南边,金桃头冲着东边,乱七八糟的一片。丹巴手拍炕沿,喊他们起床,亲昵地拍拍每一个人的后背。他们坐起来,茫然地看周围的环境,奇怪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等他们都穿戴好了,丹巴领他们到外屋,递给每人一碗玉米粥。玉米粥里面放着几根切得特别细的咸菜条,这是早餐。

吃完早餐,他们走出门口向外看。

早晨的白银花草原多么漂亮,和昨天晚上又不一样了。夜里的草原好像比较低矮,也许被天空的云层压低了,也许是深蓝色的夜空造成的幻景。早晨看,白银花草原就在世界的中心。青草腰身挺拔,挂着露珠。鼠李花在地上匍匐,开出鲜艳的蓝色花朵。村部东边被雨水浇成深黑色的羊圈篱笆上盛开着牵牛花。牵牛花把弯弯曲曲像炸药导火索一样的花蔓拉到高处,在上面继续开。

“爸爸,我们做什么?”铁木耳问。丹巴回答:“海兰花,你领着金桃、巴根和江格尔去捡粪,我领着铁木耳赶大车去杭盖山后拉草。”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62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在牧区,捡粪是一项要紧的活计。牲畜粪晒干了是牧民的燃料,可以做饭、煮茶和烧炕。他们为什么不烧煤呢?在那个年代,农村牧区的人们没钱买煤,也没有公路和汽车把煤运到他们那个地方。内蒙古草原属于寒带,冬季漫长,有四五个月,最冷的时候会达到零下三十摄氏度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62

乔忠延 著

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然而,这样小心翼翼还是碰上了匈奴骑兵,不由分说,即被抓去。张骞一行被押送到匈奴王庭,此时执掌各部族的是老上单于的儿子军臣单于。听说张骞是出使月氏,军臣单于傲慢地说,我们绝不会放你们过去。假如我们要到南方的越国,你们会放我们过去吗?当即下令软禁张

骞一行。

软禁不是目的,目的是收留张骞,打消他们前往月氏的念头,最好能够改弦易帜,投靠匈奴。匈奴军臣单于以死威胁他,张骞毫无惧色。硬的不行就来软的,变换手法拉拢张骞。给他好吃的,好穿的,还送给个美女为妻。张骞不为所动,却不再强硬对抗。他知道军臣单于层层设防,硬强是逃脱不出去的。他安心住下来,混迹于匈奴人中过日子。

寒来暑往,孩子都快10岁了,张骞言谈举止和匈奴人没有两样,看守放松了对他的警惕。张骞暗暗和堂邑父商量,备些干粮,趁个黑夜逃出匈奴王庭。他们穿胡服,骑胡马,说胡语,虽然遭到盘查,却没露出破绽,连续

两天两夜飞奔,侥幸逃出匈奴地界。然后,折向西南,进入焉耆,再沿着塔里木河西行,经过库车、疏勒等地,翻越葱岭。沿途人烟稀少,水源奇缺,风餐露宿,备尝艰辛。匆匆出逃,准备不足,干粮吃完了,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,填塞辘轳饥肠。

几经周折,张骞和堂邑父来到了大宛。大宛是匈奴的邻国,懂得匈奴话,交流比较方便。大宛王先前听说过东面的大汉,知道那里很为富裕,金银财宝很多;吃穿非常讲究,多是绫罗绸缎。不期而遇大汉使臣,喜出望外,连忙热情款待。休息几日,把他们顺利送往要去的月氏。

在大宛一切顺利,到了月氏却不顺利。

故事